

菩提心落實在身邊最近的人

成德法師主講

(共一集)

2020/4/26

英國蘭彼得

檔名：18-049-0001

董居士：師父老人家提供念佛十種的信心，讓我們信心很滿，信心更加足。然後念佛的十種殊勝利益，那我們就安下心來，就知道該怎麼念佛。但是這個念佛一定要真正發菩提心，真正落實在日常生活中，待人處事。否則的話，師父老人家講，只有一向專念的人，這一句佛號才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。否則我們只是念佛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那是枉念了，就是等於是每天十萬聲也不能往生。師父老人家馬上就這個話說得非常的肯定，就在這一段教誨，講得很肯定，不能往生。所以不發菩提心，不在日常生活中落實菩提心，不能往生，念多少佛也沒有用，這個事情是著實了的。

我現在認認真真的反省自己，怎麼在日常生活中落實這個菩提心。我想想自己，這學佛十年來，慢慢的從外面的範圍往裡頭走，就是說最好辦的是泛泛的朋友們，最好辦；然後泛泛的接觸的同修們，覺得不合適的人就躲開就完了；然後慢慢的這個圈子往回縮，我覺得現在真正的，成也蕭何，敗也蕭何，就是我身邊最親密的人，這個關不過，肯定不能往生。所以我現在覺得我自己每天要反省自己，要把自己身邊每天最親密接觸的人就是我

的道場，在這裡我能不能做得好，落實菩提心，我做不好、落實不好，不能往生，念多少佛也不能走。

在這裡頭我想有兩個事情就是跟成德法師、跟諸位同修匯報一下，一個就是不著相太難，以前都覺得太難，一個凡夫，一個事一起馬上心就動，這人一說什麼話，馬上就喜歡的、不喜歡的，儘管學佛了，表面上不露聲色，心裡還是動的。

成德法師：對。

董居士：但是現在聽了師父老人家這段教誨，就是檢查自己，我覺得師父老人家早就在經教裡講了，為什麼早就沒有好好的把它用在實際生活中？老法師講的那個例子非常的切實，師父老人家說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」，這就是眾生都是佛，本有佛性，這是眾生的真如本性，就像金子一樣，都是金子。師父在講經的時候，過去告訴我們，說我們拿這個金子做個佛菩薩的像，那你就會去拜、去頂禮、去膜拜、恭敬；拿這個金子做一個小動物的像，小貓、小狗，好可愛，摸一摸，沒有那個頂禮膜拜的感覺了；做一個植物的話，這花好看，這個果子不錯；要把它做成凶神惡鬼，哇，好可怕，趕快跑。其實它們都是金子，鎔了以後全是金子。這個道理很多年前，其實學經教的時候我就看到了，覺得很有意思。

思，明白了，可是一到生活中落實不下去。可是從現在起，我知道我必須落實了。那就像我現在每天面對就是我的先生，我就發現他真是來修我的，他是來度我的。

成德法師：是。

董居士：他真是整得我不能喜、不能悲、不能樂、不能哭。然後，學佛以前在這個家裡我很強勢，樣樣是我說了算，他都是聽喝兒的。學佛以後，我就退了，我就覺得我自己不能這個樣子，有女德，再有一個，我們佛弟子不能這樣，所以慢慢的好多年已經都把它改掉。但是我就發現什麼？你進他退，你退他可就進了，以前是我欺負他，現在變成他欺負我，我愈讓他愈進，我愈讓他愈進攻。為什麼？你不說話了，你讓了，就說明你是沒理了，你是錯的，你要是對的話你肯定反駁。所以我現在就覺得我要把這個關一定要過好，後來我甚至都想過，他簡直是不想讓我成佛，他就是天天來收拾我。

但是我現在，我這兩天來反省，我就覺得他是來度我的，我現在一定要像師父老人家說的，佛菩薩所到之處，讓眾生起歡喜心。我現在要想辦法，讓他天天笑，讓他天天歡喜，無論他說什麼，我不是說忍的，忍是忍不了的，就不是忍，而是什麼？不論他喜怒哀樂，一想就是那不就是那個金子嗎？那就是那金子，現在做一個笑像，又是個金子，它做成一個人不開心的像，還是都是金子。所以這個心一起來，這個關就好過了，就好處了。

這是我這次學習的體驗。所以從現在開始，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成德法師，把師父老人家這一段專門提出來讓我們學，其實這是我們修行根本，發菩提心。要沒有這個菩提心，根本就別想極樂世界，那就是作夢，那就是結個法緣而已。所以一定要把菩提心落實在日常生活中，這是我第一個體會，我希望不要太多了。

第二個體會那就是信心的問題，就像成德法師剛才講的這個故事，台灣助念團的團長故事，我以前好像在經教裡也聽到過，或者在什麼地方，這個故事我知道這件事情。當時我就覺得太遺憾了，怎麼一輩子助念，到自己就不想聽佛號？其實這個事情是個信心的問題，真的是成德法師說的，就是對佛其實沒有真正的信心，而且還貪戀著這個世界。這到最後一關過不去，這輩子真是白做人了，太冤枉了，也白學佛了。所以我就想到我自己，我在最後那一刻，我能不能提起佛號？我在這邊不會有助念團，我們家人也不信佛，我到時候我怎麼走？真的是怎麼走？自己一定要給自己想好這個，是吧？

成德法師：對。

董居士：我已經有了兩次體驗，我這兩次體驗下來，我對我自己還有一點點信心，因為我心裡真的信，真的信西方極樂世界，真的信阿彌陀佛。這個信心是哪裡來的？不是嘴巴說的，是這些年真的是長期薰修，聽師父老人家講經來的。要不是師父老人家這麼苦口

婆心的，我們就知道念佛好，一定要念佛，念不了，念不下去，念不到最後。就因為聽了這麼多經教，明白了道理，堅信有極樂世界，堅信有阿彌陀佛，而且堅信我就念阿彌陀佛，佛菩薩一定來接我，我萬緣放下，這些什麼都是身外物，都不想。

所以我有兩次體會是兩次生病，第一次是二〇一六年。我一輩子都是低血壓，平常的血壓是六十和九十。我只要是很舒服的時候，去檢查身體的時候，醫生都要說妳血壓太低了。我說我很舒服。「哦，那沒有問題。」但是我只要休息不好，頭暈腦脹的時候，一檢查，醫生一量，一百二、九十，非常正常。所以我就是這麼怪。然後二〇一六年的時候，我忽然那天，已經頭暈，已經病了，就那天非常非常難受，難受得一頭就要倒地，我說我不知道我怎麼不舒服，就是非常難受，全身沒有力氣，頭暈腦脹且不說，那腳就像踩棉花一樣。後來我先生說，這個狀況趕快、趕快，開車就到我們家庭醫生那去了。進了診所，掛了個號，很簡單，也是讓我到候診室去坐，我就慢慢走過去以後坐下。沒有一分鐘我就知道不行了，我一頭就要倒地了。我就又站起來，我就跟旁邊的護士說，我說我必須要倒下，我說我坐不住了。她一看我可能臉色也不對，趕快就把我扶到旁邊，很快就在旁邊一間屋子就讓我躺在床上。難受得無與倫比，我當時的感覺就是要死了。這個念根一出來，要死了怎麼還不念佛？趕快念佛！這個時候是該走的時候了，所以就趕快提起佛號。提起

佛號一聲一聲的念，是心裡念，因為嘴巴根本念不出來了，一聲一聲念，也不知道念多久，就覺得身體舒服了。而且我發現我自己嘴角翹起來了，在微微笑，我心裡就是一種愉悅，我就盼著阿彌陀佛就來吧，我現在就走了，我什麼都不想了，我就走了。結果就這麼也不知道念了多久，可能有那麼，不知道有沒有十分鐘、幾分鐘，不知道，然後就不那麼難受了。還沒來得及有什麼想法，因為我這佛號沒有斷，醫生就進來了，說：「妳是怎麼回事？」我只好就說：「是不舒服，也說不上怎麼回事。」他說：「那就量下血壓吧。」一量血壓，一百七，高壓一百七，低壓就不知道，我就沒有想。他說妳哪有這麼高的血壓，太高了，因為他知道我，他說妳這麼高的血壓就不對了，而且我都想我已經舒服了是一百七，如果不舒服的時候，估計可能更高。這次看病回來以後，他給我開了降壓藥，吃了沒多久我就把它扔掉了，就不需要了。可是我覺得這次可能是佛菩薩對我一次考驗。我覺得心裡有點安的是什麼？我知道我自己特別難受覺得要死的時候，我可以提起這個佛號，所以我心裡就有點安了，我有點不怕了，我說死不怕，我只要把佛號揪住就好了。這是第一次。

第二次就是這次，這次有差不多兩個星期的時間，每天氣倒不上來，我吃著楊大夫的藥，氣都倒不上來。然後心很慌，就不能起來，只能在床上靠著，有兩個星期時間。我就

發現師父說得特別對，在人病重的時候，在人體弱的時候，什麼都沒有用，聽經聽不下去，聽什麼說教現在都聽不下去，我開著師父的經，因為我想接著聽《大經科註》，聽不下去心很慌，只有這句佛號可以拿得住，這個時候就這四個字拿得住，而且拿得穩，這個時候就拿得牢。我就發現我那兩個星期，我每天就放著師父的佛號，就聽這四個字能聽得下去，所以我想，如果我覺得可能這一輩子該做的事完成了，佛菩薩要接我走，我高高興興、歡歡喜喜跟著走，我就什麼都不想了，家裡的事、孩子的事，什麼事都扔一邊去了，什麼都不想了。我覺得到這個時候，捏得住這個佛號，我覺得應該有信心。這個信心真的是建立在經教上的，沒有經教、沒有師父老人家對我們的長時薰修，沒有這個信心，可能到最終的時候，這個佛號就扔掉了，這是太冤枉太冤枉的事。

我就是這兩點，向成德法師匯報、向同修們匯報，就完了。阿彌陀佛。

成德法師：謝謝董居士的分享，我們聽了也很觸動。尤其她第二點是提到兩次身體非常痛苦的時候，自己在觀照，確實是不能怕死，不能牽掛任何世間的東西。祖師講，幽溪大師講的：「娑婆有一愛之不輕，則臨終為此愛所牽，矧多愛乎？極樂有一念之不一，則臨終為此念所轉，矧多念乎？」所以在這個可能有生命危險的狀態之下，最容易勘驗我們

到底是不是真的一心想去極樂世界、怕不怕死。學佛的人決定不能怕死，甚至是歡喜可以走了。這個都是我們在這些境界當中要懂得去勘驗自己。

而且她講到說真的身體很不舒服的時候，連聽經都很困難，反而是這四字洪名能夠抓得住。所以蕩益大師也給我們示現，他算是一個很特殊的祖師，他是在經教他註了很多大經，在戒律也註了很多戒律，在禪宗他也有很高的造詣，這樣的祖師很少見。可是他生重病的時候，他也體會到真的什麼也用不上了，只有這句佛號。所以他還號西有道人，也是在提醒我們。

而且剛剛董居士還提到了，她整個人都暈掉了，但是念佛很快就緩過來。這個就證明佛號所到之處，就是佛光所到之處。「一心觀禮，無量光壽，如來世尊，光明普照十方世界，眾生有緣遇斯光者」，我們一念佛，這個佛光就注照了，「垢滅善生，身意柔軟，所有疾苦莫不休止，一切憂惱莫不解脫。如是威神光明，最尊第一，十方諸佛所不能及」。所以極樂世界光明遍照，尤其是阿彌陀佛光明遍照，虛空法界一切地方都是他老人家佛光所到的地方。

剛剛提的第一個重點，這個確實是修行的主帥，這個是印光大師特別強調，修行的主帥，跟打仗一樣，總要有元帥，就是發菩提心。而《華嚴經》有一段話講得是特別重，

《華嚴經》說：「忘失菩提心，修諸善法，是名魔業。」那學佛學到最後學成魔業，那不是冤枉死了！可見得發菩提心是修行重中之重，一離菩提心就造輪迴業了。所以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，菩提心也不可須臾離也。所以老人家慈悲講了這個主題，就是教我們怎麼樣讓菩提心時時保持，他教我們菩提心怎麼貫注在整個生命中。

而董居士很可貴的是，她聽了之後很觸動。首先她體會到經要重複聽，不能像看報紙學知識，一遍二遍就過去了，很可能都要不斷重複的薰，這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的重點才能慢慢聽懂、慢慢入心。老人家很慈悲，他都是用身教來帶動我們，這個都是成德很有福報，親眼所見。比方老人家很讚歎《淨修捷要報恩談》，是黃念老將《淨修捷要》講了一遍，差不多十個小時。他老人家就一直聽一直聽，連續可能都聽了幾個月，隨時就把那個播經機拿在手上。因為那一段時間，成德不止一次到香港去親近老人家，就看到老人家真的是聽了幾十遍，甚至都超過都不止。以他老人家都八十多歲的修行境界了，他還聽那麼多遍，其實都是表法給我們看，用心良苦，我們真的得多聽。

而且老人家又慈悲，在四十九年釋迦牟尼佛講的《大藏經》當中，給我們選出了五行門。這個《大藏經》是浩如煙海，我們自己挑是挑得頭都大了，他老人家是以過來人給我們指路。這五個行門挑出來，只要我們照做，四十九年一切經教都沒有漏掉的。所以五

心、五行就掌握住修學的綱領了，心有根本、行有根本。五心就是菩提心，就是心的根本；行，三福，修學的基礎，六和，待人依六和，處世修六度，然後遵普賢願，佛一代時教我們就掌握住了。

董居士可貴的地方是，她聽了之後很觸動的是，菩提心不只要發，一定要落實，不然這個發就是空的了。那怎麼來落實？她體會到，一定要落實在身邊最近的人。《格言聯璧》有一句話提醒，它說：「近處不能感動，未有能及遠者。」近處的人都不能感動，怎麼去感動更遠的人？因為離我們最近的人最能感受到我們的德行。所以我們冷靜去看，古代像范仲淹，像這些留名青史的聖哲人，他們往往很多時間都在邊疆為國家帶領軍隊，或者是沒有在家裡面，他的太太都能夠包容，甚至都全心全意支持他，這個在現代就不容易了，這個都是這些聖賢人他的德行真的是讓另一半佩服。

舉個例子，漢朝有個劉寬，他是東漢，他修養很好，就是從來不發脾氣。底下的人犯了很重的錯，他只是讓他生慚愧，拿著那個植物的，就是像蒲鞭，那個東西很輕的，打下去根本一點都不痛，但是就是給他處罰一下，讓那個人自己去反省。他的太太就覺得我這個先生都不會發脾氣，我再試一試看可不可以讓他生氣。就讓她的婢女，在劉寬要去朝廷上早朝了，衣服穿得非常的工整，正準備出發以前，就讓她的婢女端著一個羹湯端過去，

然後故意跌倒，把羹湯倒在他的朝服上，看他生不生氣。結果這個婢女這麼一做，劉寬第一個動作跟言語就是去扶這個婢女，然後跟她說：「有沒有燙到你的手？」所以他不只沒有生氣，他那個念頭上首先是想到婢女的情況。

所以今天我們面對境界都會被轉，因為我們把我排在第一位，我的感受，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？我對你付出已經很多了。所以四大煩惱常相隨，這是我們最常起的煩惱。而這個四大煩惱當中都有一個字叫「我」，我見、我愛、我痴、我慢。其實我見就是見惑，貪瞋痴就是思惑。其實就是這個見思煩惱都是與生俱來，遇境逢緣，這個四大煩惱就會現前而老人家有一個妙法，就是念念為他人著想，那這個我就慢慢淡了，這個四大煩惱也慢慢不現前了。就像這個劉寬，他的念頭沒有在自己，他就不會「妳搞什麼，我朝服都穿好了，妳怎麼把它倒在我衣服上？」這個可能打她都說不定。所以這個關鍵點，就是在我們能不能落實老人家說的念念為他人來著想。

剛剛還提到他們夫妻相處的情況，這個也是讓我們一來深信因果，我們種的因，必然在未來都要承受果報。第二，我們想到《太上感應篇》其中有兩句，我覺得這兩句也很不簡單，叫「男不忠良，女不柔順」。中國字這麼多，做人的德行的字也很多，為什麼太上老君他要為男人選兩個字是挑「忠良」？為什麼他給女人挑兩個字是「柔順」？這個挺有

味道的。男為陽，女為陰，這種陰陽的屬性不同，它要展現的那個特質也不同，他挑這兩個字。所以可能我們董居士是有天命，要把女德弘揚開來，所以她現在在接受境界的考驗。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」。

這個以後我們走過的路都不會白走，真正依教奉行過來了，面對跟我們有同樣人生際遇的人，我們都能廣修供養。就像我們聽到這一位劉總，他也是個企業主，他很想出家。後來老人家可能有觀他的因緣，然後鼓勵他繼續經營企業，在企業行菩薩道。他也挺聽話的，回去還很認真，成德聽說他帶自己的團隊真的很有愛心，對待他同仁都像一家人一樣。這個真的是落實老人家的家文化，以道義、仁義來相交，來帶領自己的團隊。那他的團體就是道場，就是在行菩薩道。

我們看到劉總他走過來的一些路一分享，觸動柳會長、觸動不少企業界的人。同樣的柳會長他也盡心盡力來落實六度、普賢十願，那相信未來受他影響的企業界的人，跟他有緣的人也會很得利益。所以我們所走過的路都不會白走，佛菩薩安排，自己不操心，佛菩薩給我們很多鍛鍊，一定對我們自身跟以後對眾生都有幫助。

而剛剛提到的還有一個重點，就是現在的人可能會覺得，以前我們好像比較強勢，現在我們一退，他也愈來愈強勢。可是我們不要擔心這個，因為可能我們又會起一個念頭，

那他愈來愈得寸進尺，最後太過分了怎麼辦？其實我們這個念頭這屬於未來煩惱。我們首先相信人之初性本善，我們每一個念頭用對了，他做錯了我們不跟他計較，可是我們做對給他看，這叫顯正破邪。當然我們這個柔順不是變成懦弱，或者變成我們仁慈了，他愈來愈囂張，那也不對。所以仁慈的人毋使人有所恃，就是我們佛門說的「慈悲多禍害，方便出下流」，我們不能沒智慧，慈悲、方便最後搞出問題來了，那個就不是在中道了。

所以我們真正行菩薩道，真正學聖賢君子，是別人錯，我們包容不跟他計較，不是我們看不懂，也不是我們懦弱。所以《了凡四訓》有一段話就講得特別好，舜在雷澤，「以舜之明哲，豈不能出一言教眾人哉」，大舜可以用言語去說服這些人不要去爭，「乃不以言教，而以身轉之」，他用身教帶動一方，用一年的時間就把這個地方的風氣整個轉過來，所以「良工苦心」。了凡先生很有智慧，他以大舜的榜樣，來提醒我們在末法的時候怎麼處世待人。所以這一段話對我們怎麼跟家人相處、怎麼跟一切有緣人相處，這個指導非常精闢。了凡先生說：「吾輩處末世」，就是我們現在是處在末法時期，「勿以己之長而蓋人，勿以己之善而形人，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」，不能因為我們優點、做的付出多了，然後去壓到對方。「收斂才智，若無若虛」，要很謙退。「見人過失」，看到對方有過失，「涵容而掩覆之」，就是能包容，這個掩覆之就是讓他有台階下，不要讓他沒面子，甚至

惱羞成怒，這個就是我們做錯了，涵容而掩覆之。「一則令其可改」，你留人家可以改過自新的機會，「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」，就是他清楚我們知道他錯，可是我們不講他，他也不敢太囂張。我們不講他的錯，可是他有對我們讚歎他，那他就會感覺，他錯那麼多我們都不計較，他才有一點對，我們就讚歎他，這樣就能把一個人的良心給喚醒了。

所以古人說，「愧之，小人可使為君子」，就是讓人在我們的身教當中自然產生慚愧心，那小人都可以變君子；「激之，君子可使為小人」，我們假如是用道理去壓他，不給他留面子，他就破罐子破摔，那君子都會被我們逼成小人。所以為什麼「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」？一見世間過，就會跟人家對立、要求、控制，這些念頭就上來。所以《增廣賢文》說：「賢人爭罪」，爭著去認錯、認罪；「愚人爭理」，不懂事理的人才在那裡爭對錯。尤其家庭裡面要講情，不要講理，一講理很硬，講理就氣死你；講情，大家的心地就柔軟下來了，就好商量。

董居士還提到說不能只是念佛，「口念彌陀心散亂，喊破喉嚨也枉然」。而且她提到她肯落實菩薩所在之處，讓一切眾生歡喜心，這個是成德很隨喜她這一個用心。尤其她又舉到老人家的一段法語，她得受用，就是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」。其實這個用在處世就是《華嚴經》特別強調的見性不著相，就是見人家的佛性，不要著在他外在的言行的相

就是你隨時，就像看到了，不管它是什麼雕像，你都很清楚它是金子。不管他做什麼，我們都相信，他為什麼能有這些動作？因為「何期自性，能生萬法」，但是他現在是有分別執著了，所以他用錯了；他能放下這些分別執著，他就可以立地成佛。所以我們隨時都相信他有佛性，見性不著相。

好，這個是以上回應董居士。

董居士：感恩成德法師。

成德法師：謝謝，有講得不妥的、不到位的，也請可以反饋或者包容一下。阿彌陀佛